



总编说

传统网络文学的源起

□许斌

不少对网络文学感兴趣的人,在探寻网络文学源起时,往往会把小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认为是中国网络小说的开山之作。这个提法在我看来既对也不完全对。

从文学类型角度而言,网络文学一开始指的是其“载体”属性,即认为通过互联网发表的文学作品就是“网络文学”。因此当有了BBS/论坛这些可以自由发帖的网络园地后,彼时的文学青年们给报刊杂志、出版商们投稿的渠道就多了一条,即通过互联网论坛发布帖子,连载作品。《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走的就是这样一条道路。作品在台湾成功大学BBS发布,获得大量关注并最终出版。中国大陆在互联网出现后,也有了各种类型的网上发布文学作品的园地。

从作品内核来看,《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其实跟传统的武侠、言情小说的创作是一脉相承的。小说讲述了一个具有一定悲情色彩的都市爱情故事,其中带着一些新生代的互联网元素,表现了在当年还很新鲜罕见的网恋。从这点上看,不如更确切地说这部小说是一部较早“发表”在互联网上的文学作品。

从中国香港、台湾地区以及日本的互联网文学发展历程来看,聚焦情感的文学故事在之后逐渐成为了一种创作主流,但不少内地的中国网络文学作家在各种机缘巧合下却走上了另外一条创作道路。

说起这条路就不得不提起这类网文学作品的“祖师爷”黄易老先生。在传统武侠的基础上,他创作了大量夹杂着各种不同元素,如科幻、穿越、悬疑、异能等在内的新派武侠小说,并推出了一个时至今日仍未过时的

词:“玄幻”。是的,这可谓网络文学目前最为庞大、最“火”的一个分类之一,其命名就源自于黄易的武侠系列。可以说正是黄易的这些作品,启蒙了很多网络文学爱好者,令他们发现,原来通俗小说创作也可以靠想象力取胜、靠类型吸引读者,于是越来越多的创作者开始加入到这个行业中来。

也许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缘故,一开始这些带有玄幻色彩的作品往往出自港台作者之手。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的互联网仍未发达普通人也可以轻易参与的时代。大部分早期的网络文学作品先是发布在台湾的网络论坛上,再由爱好者转载至国内的一些小的论坛作为分享。这些作品借鉴了不少日本动漫的创意,一些作品的创作灵感直接来源于游戏或者动漫,比如网文发展早期的重要作品《风姿物语》的创意就来自于一款游戏。

应该说,这种区别于传统武侠小说的作品给国内许多读者带来了很大阅读冲击。但当年类似的网文作品,可能每天更新的也不超过百部,与现在每天几百万部作品更新的盛况相比,早期的网文创作带着很强的兴趣色彩,“更新慢、写得少”是它的两大特征。虽然这些作品远远谈不上满足读者的需求,但彼时也没有足够多的网络空间和用户让创作实现草根化和普遍化,这时的幻想类跟情感类网文作品还谈不上谁的受众比谁更多。

情况发生变化始于国内“西陆”和“西祠”等个人BBS空间的兴起。BBS集群的出现让创作真正成了人人都可以尝试的事情。同时,发帖回帖的模式也让

作者和读者进一步形成了互动,从催更到对每一章进行点评、反馈,大量读者的参与进一步激发了作者的创作热情。就这样,玄幻网文在文学BBS网站成了主流创作方向,百战BBS、天鹰BBS这些网络平台也开始成为网文早期的萌芽之地。

但是BBS的模式缺少一个可以让读者反复观看的书库,文学网站和个人BBS论坛之间的差别还是很大的。有鉴于此,“龙的天空”作为国内第一个正式的文学网站,通过几个大型BBS的聚合,宣告成立。

相较而言,现在已很成熟的文学网站其早期的网站倒并没有具备相应的后台发布功能。龙的天空在初期就是由一个“书库”加一个论坛组成的。但是书库可以提供浏览和更新,这就足以让它跟其他文学平台拉开距离,而网站自己开发的论坛也比公用空间提供的论坛模板更让人感觉舒适。在各个方面和其他文学BBS园地拉开差距后,龙的天空也很快一跃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网络文学网站。

虽然说那时百战BBS等个人论坛仍然有作品发布,甚至也有“划时代”的作品出现,但是大量读者还是自然聚拢在龙的天空等文学网站,其论坛发布的作品连载帖子也比普通论坛要多很多。量变产生质变,大陆早期的网文经典作品,比如《迷失大陆》等作品开始涌现。但因这个时期的网文创作仍然以兴趣创作为主,所以还是摆脱不了更新不稳定、字数少、作者创作积极性不高等问题。这些问题一直持续到后来付费阅读模式的出现才得到较好的解决。

网络文学中的“大叙事”策略

——以吱吱的《花娇》为例

□吴长青

网络小说自从有了“男频”和“女频”之分后,似乎就有了各自的阵地与分工。“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这其中的默契与奥妙,甚至带有某种隐秘的暗示:在两性世界里,男性、女性各自行使自己在某种职责范围内的表达权,同时也收获着属于各自的小惊喜与狂欢。

正如有评论家所言:“网络文学在当代中国,任何基于既有文学惯例的描述都无法满足获得命名权网络文学的野心。”我虽不完全认同这种说法,但也觉得,网络文学并非没有“追求”,其“追求”是在坚持通俗性基础上对“经典性”文本的模仿和吸收,是法“弊”创“魅”、弃“大”追“小”,在“小”中实现“大叙事”。比如在“女频”作品《花娇》中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可能性。

《花娇》写的是一个凡人故事。郁棠是一个年龄大约在十五六岁的古代女子,一个典型的小镇青年,这样的人设也是女频穿越重生文中惯见的。小说讲述了这样一个古代的小镇青年如何走进当地“四大家族”的故事。作者显然抛弃了网络文学所谓的那种“野心”,既没有“呼风唤雨”,也没有“成就一番帝业”,只为自己收获了一份“小清新”。这样弃“大”追“小”的创作算是网络女频文近年来的某种集体转向,这显示了网络文学正在向“经典性”慢慢靠拢的创作取向。

具体而言,《花娇》中的人物世界有些类似《红楼梦》中的世态设定。裴家是江南“四大家族”顾、沈、陆、钱之外的新兴望族,从事传统商贸和地产业。资本家的贪婪本性和农耕时代“开明地主”的积善积德在故事中都表现出来。当小镇的商铺突遇一场大火,裴家提出垫资修复沿街商铺,免除商户利息,这是裴家寄予这个家族不同凡响的远见和商业智慧;同时裴家三老爷已经进士及第被派至六部“观政”了,笔者查了一下,所谓的“六部观政”是明代的公务员制度,进士及第后并不立即授予官职,有些类似今天在基层实践的“选调生”。这预示着裴三前途无量,已经获得了许多人为之钦羡的一份好差事。这些设定自然为男主增添了无穷魅力,也增添了这个家族的实力。这样的家庭是许多中国人心中的完美典型,既有从商的路,又有从政的。然而,作者并没有沿袭《红楼梦》的创作路线,而是另辟蹊径,回到了展现个体日常和实现个人理想的“小叙事”上。

作者的独特思考也正显现于此。小说没有按照历史既定的叙事将这个家族如何与当政者勾结,成就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抑或是讲述“女上位”、宦海沉浮的俗套,而是回到了日常,回到了女性本位的叙述。这样的设定体现了一种超越。

其二,浓郁的“现实性”使得“小叙事”具有了“大叙事”的时代性。网络文学的“现实性”往往是极其隐蔽的,没有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来得那么明显和直接。笔者这里所提及的“现实性”不仅包含了具有社会、历史意识上的现实关注,也隐含了作者的“心理的现实”。同样,《花娇》的“现实性”也体现在作品所指涉的特定人物在特定场域中的种种活动中。特别是后者,作者在“心理现实”的基础上为人物的自我成长提供了社会性的支撑,规避了一般网络文学的“自话自语”和“玛丽苏”式的“白日梦”叙事。作品对古代社会人性的描摹、对商业伦理的刻意叙述与强调等都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如果缺少了对“现实性”的追

求,这部作品同样会沦为平庸的网络小说。

今天我们在网络文学“现实题材”的创作方面仍然具有很大的探索空间。可以说,网络文学的“现实转向”也正在于此。注重“人”的现实需求,包括情感和欲望,有时甚至是一句简单的追问,他们“靠什么活着”?即便是古代社会,同样遵循着这样一条朴素的处理逻辑。这也很好地回答了我们今天应怎样处理网络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这不是一个“伪问题”,而是真正具有现实意义的思考。秉持这样的原则和方向,网络文学的现实转向也许是网络文学走向更高层次的一种艺术超越。

其三,对朴素的“现代性”的无意流露是网络文学“先锋性”的表征之一。以往评论家批评网络文学时常会不经意地显出某种“偏见”,认为网络文学先天地缺乏“先锋性”成为一些批评家的“集体无意识”。笔者认为,网络文学的“先锋性”并不在于艺术上有什么“新花样”,甚至也不需要将“类型文学”概念下多种文学类型元素的叠加、取舍看作一种创作上的新技巧,就如人人生来就会吃饭一样,这是创作的本能。但《花娇》中的“现代性”萌芽与早期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萌芽一样,毫无疑问是一个新事物,在文学上,则可以将其作为“先锋意识”待之。这是《花娇》中隐藏得比较精致的一处“小别致”。

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于江南,因此,“现代性”与“资本主义萌芽”可以看作一种“同构”。在作品中,“男主”对“女主”的尊重随处可见,即便是家庭中的男女关系、幼幼关系的处理,处处显示出一种“礼让”与平等。尽管是女频文,在这些细节的处理上却特别用心。哪怕以“女主”这样的女性视角评判男权社会,也是以朴素的“平权”意识淡化对男性“霸权”的控诉,尤其刻意弱化了“女主”的仇视与报复这样俗套的叙事模式,可以看作是对传统女频文的一种革新。

除此之外,《花娇》表现的商业伦理性中的“互利”原则也是“现代性”的具体特征之一。杭州临安城长兴街的一场“走水”让在这安居乐业的小镇人彻底失去了美好生活,但是裴家依然能够主动承担起长兴街这块“公共空间”的营造,这不是传统社会的“地主思维”,而是商业社会的“互利”思维。还有,郁家在大火中烧掉了客户定制的漆器,郁棠的堂兄和伯父郁郁于是到江西采购“上品”货物供给客户,这些细节无一不在彰显着早期商业社会的“信用”和“品牌”意识,他们绝不会因所谓的“不可抗力”的原因损害客户的利益。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对“现代性”的无意流露或刻意隐藏,抑或是对商业伦理的“夹带”,使得这部作品的“先锋性”得以合理呈现,并为这部作品能够成功起到了很大的助力作用。

其四,小说注重对人物心理的刻画和对场景的描摹,在局部细微中凸显主人公的过人之处。书中郁棠这个人物有着张爱玲的《沉香扇·第一炉香》中葛薇龙的影子,讲述了一个从上海到香港,寄居在姑妈家的上海小女孩的心理蜕变历程。如果说葛薇龙在两个城、两个生活环境中穿梭的“退”与“进”形成了某种张力,那么《花娇》中的郁棠则是在重生世界与前世的相互映照下进行“进”与“退”,并因此产生了一种“落差”与“踌躇”,人物心理的“丰满”随之成为一种可能。说到这里,

笔者想起傅雷先生对张爱玲女士作品的一段评价:“人的活动脱不了情欲的因素;斗争是活动的尖端,更其是情欲的舞台。去掉了情欲,斗争便失去了活力。情欲而无深刻的勾勒,便失掉它的活力,同时把作品变成了空的僵壳。”郁棠眼中的男人与女人说到底都是因了一个“情”字,正是因为这个灵动的“情”字使得小镇上发生的一切都有了“活色生香”的“情趣”,才有了类似“大观园”中的各色人等,甚至还出现了裴老太爷出殡时,大管家蹦出来“碰瓷”,最后自杀乃至全家“消失”的悬念。而构成作品的另一条情感线则是“女主”出场后,“男主”的那身青衣和漠视的眼神,这一切激活了“女主”深深的不离不弃的“情欲”。合理而节制地运用“情欲”又成为了《花娇》超越一般网络女频小说的特色。反之,作品如果让“情欲”泛滥也就失去了一种内在魅力,若以此“内”情推动“外”剧斗争,则可能恰恰会丧失人物之间矛盾发展的合理性。

其五,小说在“通俗性”“传奇性”的普遍法则下追求“技巧性”。对于网络文学作品,常有评论家认为,它们片面追求体量而忽视文本质量,导致很多作品缺少文学性,因此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文学价值。笔者认为,这里所指的“文学性”的缺乏与文学“技巧”的缺乏也相关。在笔者看来,吱吱的《花娇》在构思“技巧”上是花了一番功夫的。以前,笔者一直对“穿越”怀有戒备,认为相对于传统现实主义创作而言,这样的“技法”是一种“拙劣”的创作。现在看来,网络文学独辟蹊径创造出的这种“穿越”文恰恰是它们的一种独特“技法”,这种“技法”指向了传统文学批评中的“可靠性叙述”,也支撑了女频文的伦理价值。“今”胜“往”、“新”胜“旧”。这恰为主人公功成完成“逆袭”提供了合理依据和可能。

当传统文学强调“陌生化”“可靠性叙述”等文学观念的时候,网络文学的“穿越”“重生”又何尝不是一种带有网文创作观念的“技法”?当然若仅仅停留在这些基本的“技法”上,想写出优秀的文本也是一件难事。《花娇》大胆扬弃了“穿越”,而仅仅利用了“重生”的传统“技法”并自觉吸收,“女主”与“男主”靠着强烈的主观好奇达成了由好奇到“相吸”的关系转变,同时,每当生活中遇到“疏离”或“吉凶不明”时,前世的“意识”就会暗示“女主”,使其自觉回避,一方面实现了主人公叙事的“全能全知”,另一方面为“女主”的绝处逢生提供了叙事的合理性,这也是网络文学“自洽”的一种“技巧”。当然,它的毛病也是显而易见的,作品时不时提醒读者,郁棠的前世如何如何,而有些地方完全可以略去。

当然,瑕不掩瑜,作者这种对“经典文本”自觉吸收的意识还是值得肯定的,同时,小说将故事场景刻意设定为杭州临安城,将早期的商业活动融入故事叙述中,也显示了作者在艺术构思上的创作“野心”。

总之,《花娇》的成功给了我们一个启示:网络文学并不一定要刻意追求“大”,不一定非要写大事、大人物,“小”同样可以实现“大”的“内心”与追求,这个“小”可以是小人物,也可以是日常琐事,但是这样的“小”需要作者有对生活细节的观照以及对人的情感的总体把握。这样的创作过程本身也是一种超越“技巧”的更大“技巧”,甚至是超越文学之外的对社会、人生的一种重新认识。

现代都市题材的文艺作品无论是在网络文学领域,还是以文学为母本拓展到影视领域,都是颇为主流和热门的类型。

近年来,由阿耐原著小说改编的46集电视剧《都挺好》,由墨宝非宝原著小说《蜜汁炖鱿鱼》改编的41集电视剧《亲爱的,热爱的》,由紫金陈原著小说《坏小孩》改编的12集悬疑电视剧《隐秘的角落》等,都是关注度比较高的话题性作品。

早期我国现代都市题材作品的创作,往往主打“生活化”“接地气”两个关键词,比如1990年的50集电视连续剧《渴望》,2007年的50集电视连续剧《金婚》等,都着重于刻画现实生活中的人情冷暖。然而到了互联网时代,在网络文学盛行的这些年,随着读者品位的不断提高,都市生活题材类作品不再简单以是否“真实”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无论是小说文本还是影视改编,都更加要求“有网感”。一批所谓的“高概念”作品逐渐兴起,如2019年的《遇见你》,该剧讲述了分别在1998年和2019年的男女主人公,通过一盘磁带穿梭时空找寻彼此的爱情故事,播出后即成为了当年的热门作品。

所谓“高概念”作品往往具有以下特点:有独特的原创设定,可以用一句话简单概括的剧情,具有符合人类共通情感的立意。

在都市生活题材与高概念立意的影视改编作品方面,欧美日韩都涌现了一批优秀作品,如美剧《别对我撒谎》、韩剧《听见你的声音》等。这些利用“异能”解决事件的作品类型与网络文学的创作偏好高度相似,都是读者们喜闻乐见的內容。

对于此类有“异能”设定的故事,我想结合对美剧《神奇律师》和内地香港合拍片《盲侠大律师》这两部现代都市题材作品的分析,阐述我创作网络文学作品《与人形测谎仪没法谈恋爱》的思考过程,讲述如何用“异能”这个具有“网感”的外设,去传达“求真”与“求善”的思想内涵。

生死当前 幡然醒悟

《神奇律师》是2008年播出的一部美剧,其主题立意十分“正能量”。故事主角是一位年轻的律师艾利,他原本服务于大客户,赚得盆满钵满,眼看就要“迎娶白富美,从此走上人生巅峰”,就在此时,他出现了一系列幻觉。经过医生诊断发现,艾利患上了脑瘤。

意识到自己命不久矣的艾利开始思考人生的真谛。他放弃了对权力和金钱的追求,开始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比如帮一些付不起律师费的穷人打官司,专门对抗那些拥有强悍律师团队的大企业、大公司,做起了伸张正义的“律师侠”。

该剧采用了“预见”这个异能设定:艾利所感知到幻觉以一种类似“预知梦”的形式,以片段化的画面呈现,展现了他所经手的案件真相。借用这个由脑瘤带来的特殊能力,艾利成为了一名公益律师,帮助弱势群体完成诉讼。

感同身受 扶助弱者

香港TVB拍摄职业剧向来有一手,律师题材更是编剧们驾轻就熟的类型,但《盲侠大律师》却找到了一个更特别的切入点,即以身为盲人的天才律师文申侠为主角讲述故事。

剧中文申侠因患有视障,对残疾人的苦恼特别感同身受。而在他接下的官司中,苦主往往也都是弱势群体,其中不乏残障人士、同性恋者以及重大疾病患者等。他们多为个人、弱势群体,因此受到利益侵害时常常求助无门。文申侠凭借他超高的个人能力及团队的帮助,为这些弱势群体讨回了公道。

虽然在故事演绎方面,2016年拍摄的《盲侠大律师》在类型上依然脱不开TVB惯有的风格,离奇、煽情的内容屡见不鲜,但从故事立意上看,该剧找到了一个非常正能量的话题,给观众们带来了思考。或许正是因为有盲人律师专为弱势群体打官司这个非常动人的切入点,这个系列才会延续下去,并在2020年推出了第二部。

当然,这部剧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如同情弱者、扶助弱者固然是一件好事,但不能太过感性而缺少了理性判断,不能把作品变成一种“谁弱谁有理”的情绪表达。

辨明真相 斩断谎言

在分析了一系列都市“异能”题材文艺作品后,我对如何创作一部既有网感又反映现代生活,并能宣传社会正能量的网络文学作品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而这个创作契机则是今年疫情带来的漫长的居家隔离。有段时间互联网上出现了许多信息和传闻,我很想知道哪句是真的哪句是假的,于是“灵光一闪”,便创作了这样一个“借我一双慧眼”的“超能力”故事。主角慕真真是一位红绿色盲者,她看不清现实世界里的红色和绿色,但却有一项特殊技能:能通过文字分辨真假,真话是红色,谎话就是绿色。

《与人形测谎仪没法谈恋爱》讲述了这个拥有“看文字,识谎言”异能的“金手指”女孩,偶然遇到了当红“偶像”司霖,并通过他的微博文字发现,对方是个十足的谎话精。在揭露司霖“真面目”的过程中,真真发现明星的“两面派”也有其原因,真实与谎言往往不能仅通过140字的短文来判定。另一方面,明星人设崩塌的司霖也逐渐放下了偶像包袱,与不打不相识的慕真真一起,站在网络舆论的风口浪尖,一齐探究一系列事件的真相:大学生与教授发生的学术冲突,“网瘾少年”为骗取游戏币的一系列奇葩操作,粉丝群体力挺“爱豆”陷入舆论漩涡,深情男青年全城搜索一见钟情的“心上人”等等。这些网络事件背后究竟是黑是白?究竟谁倾听了真相,谁又在编造谎言?

仗着自己有着一双“金手指”超能力的自媒体写手慕真真与超级学霸、偶像“男神”司霖,还有被誉为“剪刀手”的视频剪辑师季薇,以及“狂拽酷炫”的摄影师宁不群等一起组建超强团队,成为了视频“UP主”。在甜蜜恋爱的同时,青春热血的他们也成为了为网络暴力的受害者发声,对抗键盘侠、造谣者,查明“网红事件”真相的“The Truth Teller”(真言者)……

正如我为这个视频“UP主”小分队所取的名字,求真与求善是我这部小说主要表达的观念,如果用一句话来进行立意的总结就是:辨别真假,拒绝网络暴力。

我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反映现实生活,关注社会话题,贴合现代都市年轻人的生活状态,表现网络时代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主角团队有才华、有能力,也善于思考。他们以制作视频并通过网络传播的方式,探讨一系列社会话题,诸如:新媒体与网络传播的双刃剑、网络谣言的产生与发酵、流量明星的影响等。在人设上我则采取了富有“网感”的设定。女主角虽然有红绿色盲的先天性不足,但同时又有“通过文字看透真像”的奇特能力,可以判断网络言论的真伪。男主角是一个人气主播,刚要步入流量明星的行列却被经纪公司要求扮演“酷哥”人设,而其本人实际上却是一个热血正义、好管闲事的话唠。这种“反差萌”也是网络文学中常采用的创作手法。

在故事的整体风格上,正如标题《与人形测谎仪没法谈恋爱》所表现出的,故事采取了一种轻小说、轻喜剧的创作风格。一方面是高甜恋爱的情感线,另一方面是单元剧式的事件。每个小事件又有各自的承接转合,并且埋人伏笔,最终融入一条揭露背后阴谋与反派大BOSS的主线。整个作品既轻松搞笑、诙谐有趣,又有引人入胜的疑点与抓人的“钩子”。

在这部网络小说的创作中,我将故事格调定位为女性向都市甜文。虽然主打“轻”和“甜”两个关键词,但这只是一种创作风格的选择,并不会影响整个小说的立意与追求。在我看来,网络文学作品的娱乐性与思想性并非相互排斥。在小说中加入正能量的立意追求也不必牺牲市场。弘扬真善美是文学创作最永恒的主题,网络文学自然也不例外。身为网络作家要做的,就是用读者最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将故事写得新奇好看,在娱乐大众的同时,传递一种美好的、积极向上的力量。

对于现代都市题材网络文学创作的立意思考

□赖尔